23.5與14.6之比

楓葉紅　孔士達

有人謂私立學校「擇富而教」，但何以家長多數對公立學校感到不滿？

公立學校教育與私立學校教育孰優？

這是個爭辯得很激烈的問題。還有一個月學校便要開課，新舊移民要送子女到那一間學校就讀，對此或許會有所考慮。

根據卑詩省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省內有過半家長，如果經濟能力許可的話，會把兒女送往私立學校。

八年教育問題皇家委員會故主席巴利·蘇里雲所說：「一般而言，卑詩省人似乎相信，在公立教育制度裏面的選擇太少。」

原因何在？

省政府在一九八三年的財政緊縮政策，使到公立學校制度受到重大打擊，無法實施本來的教育理想。

卑詩省學校每班人數之多，現居全國的第三位，僅次於紐賓士域和愛德華王子島兩省。而課本不够分配，設備追不上教學需要，學生顧問要在幾間學校之間奔走，都在智育及德育方面，對學生發生不良影響。

爲新移民而設的英語輔助班（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簡稱 ESL），人數更居全國各省之冠，引起不少麻煩。

單以溫哥華的公立學校而言，要編入英語輔助班的各少數民族新移民，共達二萬四千人之多，佔學生人數百分之四十七。他們所說的語言，一共超過七十種。

公立學校的另一現象，是學生中途退學者漸多。對前途沒有任何目標的中學生，人數之多也使到皇家委員會感覺奇怪。

在升入第九級（等於香港的中二）的學生中，竟有三成半到四成，在隨後的數年裏面退學，而沒有讀到畢業。

對公立學校制度感到不滿的人士，自然贊成私立學校制度，認爲它的教育多樣化，也會爲某些明確目標而施教。

但反對私立學校制度的人，多數認爲私立學校社會結構，跟現在有很大分別。學生多數只顧尋求書本知識，家長們也不常還居。所以家長總是把兒女送往最近的學校，讓孩子們可以回家吃午餐。

現在的人則還居等如家常便飯。大部份母親都出外工作，家長們獨身過活者也越來越多。學校多了電腦，也多了課外活動。所以家長選擇學校，已成風尚。

但正如一九八九年的第三位，僅次於紐賓士域和愛德華王子島兩省。

而課本不够分配，設備追不上教學需要，學生顧問要在幾間學校之間奔走，都在智育及德育方面，對學生發生不良影響。

爲新移民而設的英語輔助班（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簡稱 ESL），人數更居全國各省之冠，引起不少麻煩。

單以溫哥華的公立學校而言，要編入英語輔助班的各少數民族新移民，共達二萬四千人之多，佔學生人數百分之四十七。他們所說的語言，一共超過七十種。

公立學校的另一現象，是學生中途退學者漸多。對前途沒有任何目標的中學生，人數之多也使到皇家委員會感覺奇怪。

在升入第九級（等於香港的中二）的學生中，竟有三成半到四成，在隨後的數年裏面退學，而沒有讀到畢業。

對公立學校制度感到不滿的人士，自然贊成私立學校制度，認爲它的教育多樣化，也會爲某些明確目標而施教。

而私立學校的學生人數，過去十年來一直緩慢增加。至一九八九年，在全省之百間私立學校就讀的學生，接受三萬七千人，約佔學生總人數百分之七。

政府給予私立學校每一學生的經費，大約是公立學校學生之三分一。其餘三分二則家長負担。因此，若干天主教學校的家長，每月大約付出學費五、六十元；有些英國式學校，則更高達五百元。

但代表八成半私立學校的「獨立學校聯會」說：「人們往往有一種錯誤觀念，以爲我們專收富有和聰穎的孩子。其實我們的學生之中，不乏清貧子弟。」

家長選擇私立學校，有基於現實的理由，也有由虛榮心出發。他們付出這些代價，是否物有所值？

在大多數情形下，私立學校每班人數較少，而教師與學生的比率較爲合理，所以教師可以較專心教導學生。

卑詩省的公立學校，平均每二十三個半學生有一個教職員（即是連同行政及其他輔助人員在內）；私立學校的比率則爲十四點六。兩者大約是十與六之比。

私立學校自詡能够照顧每一學童的利益，在學業及行爲上都不會稍有差池。這動人的承諾，正合家長心意。

不少人也以爲私立學校學生的成績較好，在省府舉行的標準考試中，往往高人一等。私立學校事實上也常常以此自傲。

但不同背景的教育家，都異口同聲說，公立與私立學校一樣可以使到學生考得優秀成績，並有事實可資證明。

他們說：「如果學生本身向學，他們就會有好成績。反之，則進入什麼學校也沒有用。」但他們也不否認，同學間好學生風氣，會對頑劣懶惰的學生發生積極作用。

在卑詩省經常有優秀成績表現的兩間學校，是聖佐治學校和邱吉爾中學。前者私立，後者公立，都爲溫哥華居民所熟知。

私立學校可以將重點放在某一文化或宗教特色。但公立學校則沒有可能做得到。

在多元文化制度下的公立學校，學生處身於一個大溶爐之中，可以跟差別甚大的不同民族交往。他們有機會多少知道其他風俗習慣，也可以學懂如何與不同民族互相瞭解。將來跑出社會時，會較易適應。

卑詩省學校是採取男女混合制度，但間中亦有只收一個性別者。溫哥華西區的約克學校，就是一間英國式和沒有宗教色彩的女校。

在男女校，男生多數是優於數學和理解，女生則在英文和社會科淩駕男生之上，使到施教上略有困難。

女校則沒有這些因性別而帶來的分歧，同學之間可以齊步向前。又可以有較肯定的自我形象，而對性別的角色抱有較少公式化的觀念。

但缺點是她們在求學的期間內，只生存在女性世界之中，對異性的瞭解不深。

樂趣自心理

金刀　落磯山下

有位香港報界朋友遊歐之後，飛往多倫多探望子媳，再經雲高華返港。他的一位香港老友請吃晚飯，筆者叨陪末席，聽到二人說話。

朋友的老友來了一年多，但是兩個兒子早已來此留學多年，熟識雲高華一切，談及「明天又到什麼地方去遊覽！」時，朋友的老友笑道：「其實雲高華沒有什麼地方好遊的，來來去去不外是那幾個風景地點。」

是那幾處？沒朋友說出，猜想一定是史丹利公園驚魂橋、女皇公園、三文魚繁殖場之類。這樣的「評定」雲高華可遊之地，聽得多了。來自香港的新移民如此說，來了日久的老移民，亦如此說。然則，雲高華真的沒有可遊之地麼？

我發覺，人家加拿大人（這裏說的是白人）自有一套「度假哲學」。他們但求走出户外，到一個離城不遠，人又不太擠，却又不是冷清的地方去度過一天，已是人生樂事。

與情人相伴，與妻子兒女同遊，與同事朋友共聚，都一樣得到樂趣。我時時到中央公園，夏天好日子，有不少人一家老少前來野餐，其樂融融。也曾在史丹利公園的草坪上，看到一雙情侶，仰卧日光浴，怡然自得。

正如飲食之道，不在乎場地食器而在乎心情。

讓座

27　史丹利公園　居末副升

由香港到溫哥華的飛機航程大約需時十二小時左右，在短短半日的時間內是可以看到一些人生百態。

最近有朋友乘機從香港來到溫哥華，就在飛機上看到一件頗爲荒謬的事情。

話說朋友走進機艙內，前面是一位西人，剛好站在通道與另一名乘客說話，他便停下腳步聽到以下的對話：

甲：我相信這是我的座位。

乙：我想這是你的，只不過，我與太太來機場遲了，未能留到相連的座位，我們可否將位置對掉！

甲：對不起，不能，這是我特別要求的位子。

朋友再走前，我到自己位置坐下。後來來了位華藉年青太太，帶着個只有三四歲大的小女孩。看來他們母女的位置也是分開來。年青太太徵詢身旁乘客的意見，要求掉換座位，以便與女兒坐在一起，方便照顧。她身旁的乘客是一家五口，也是華人，最小的兒子看來已十四五歲，那五人就是不肯讓座。年輕太太又再問另一位鄰座的乘客，剛好又是華人，今次是一家三口，那兒子年紀已不小，那位做父親的也不肯換座，只說：「我們也是一家人。」

朋友看見那位太太頗爲狼狽，航機就要起飛，空中小姐催促各乘客就座，而小女孩就是不肯離開母親，航空條例又不容許兩人坐同一張椅子。結果終於是一對馬來西亞夫婦給讓了位，解決了問題。不知這兩個華人家庭是旅遊還是移民。若是移民，往後的日子，要彼此互相扶持的機會更多，何必在短短的航程中堅不相讓。

同樣是不肯讓座，前者是堅持維護自己的權益，或者你會認爲那西人有點不近人情，但是在情在理，那人並沒有什麼不對之處。不過後者，那兩家人就有點令人齒冷，那絕對是自私的表現。這是什麼年代了？現代人受的又是什麼樣的教育？那做父母的又希望自己的子女將來長大成爲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記浮生不斷　何展虹

經歷

柏嘉　有之人語

某日與幾位女朋友聊天，大家談到服裝的問題時都認爲穿衣品味與價錢無關。

近年在北京街頭運動裝、球鞋成爲年輕人趣之若鶩的採購品，名牌衣飾市價可抵大學教授兩個月薪金；上海姑娘們更懂穿戴，幾年前初初從束縛中解放出來也曾愛色彩鮮艷的尼龍貨，現在卻懂得灰藍黑配襯起來實在更矜貴耐看。

曾幾何時，大陸人愛戴墨黑太陽眼鏡，但逐漸從電視映像中發覺同胞們穿的學問大躍進了。

人，需要經歷。

自己曾經老土，何苦訕笑來者？

座中女友有一位是執業律師，當年在香港頂尖兒名校就讀。想當然萃萃學子大都來自中上家庭，但她說班內有一個很平凡很平凡的同學，沈靜好學，衣服穿得比一般人都樸素，與同學們一塊兒逛街，搭巴士上課。後來，知得她父母家財之多，家族名氣之大嚇煞人，偏偏她生來已經擁有，所以無必要刻意扮孵追求！

從服飾大家又想到飲食，花千金一嚐『一哥鮑魚』的人，有些真個是老子有錢；有些多少含有擺個經歷的意味。

常說道年青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道行深些時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最羨慕人到化境，那時，山山水水都在自己胸壑之間了。

樹大不招風

大話溫哥華　王曰叟

溫哥華得天獨厚，氣候溫和，水源充足，所以特別適宜林木生長。公園及山頭固然樹木蔥鬱，大小街道亦一片蒼翠使人養目怡情。

溫哥華公園局說過：「樹木是人類的朋友，是每一個有機體創作的象徵，也是每一個完美的建築的影象……」。

樹木，對我們帶來很多好處，但是我們維持市區街道樹木的代價却不大。

溫哥華公園局最近擬定一項街頭樹木管理計劃，建議把每年新植的樹木數目增加一倍，樹木維修費的預算，亦提高七成左右。

現時溫哥華每年新植的樹木，爲一千五百株。在新計劃下，將增至三千株。

可以植樹的地方，目前有百分之五十三已被利用。它們會帶來蟲害，如果新計劃順利推行，二十年後獲得利用的地方，將增至百分之七十。屆時我們這個城市，將會更青翠悅目。

現在溫哥華街頭最常見的樹，是李樹和初夏短暫長出美麗花朵的櫻桃樹，共約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五。

有人認爲這個比率太高，應該多種些較大的樹，才配合街道環境。而公園局也瞭解到，些人對此特別欣賞。

但是過高的樹木，却使人頭痛。東區某些住户，謂街頭的橡樹和栗樹，高達七、八十呎，恍如森林，把他們的屋宇遮得不見天日。

他們希望當局將這些樹斬去。但公園局的立場，却是除非該樹阻礙屋主建築平房通道，否則不會斬伐。就算把樹斬去，費用亦要由屋主負担。

根據新計劃，所有樹木將由十三年修剪一次，縮短爲五年一次。

但在水電公司電線下面生長的樹木，則要較勤修剪，才不致造成危險或障礙。

以後增植樹木及加勤維修的費用，每年由一百四十五萬元，增至二百五十四萬元。一俟市議會批准撥款，即可實施。溫哥華的納稅人，每户每年須增加負担五元。

吉士鎮（或稱煤氣鎮）楓樹廣場的巨型楓樹，濃蔭蔽日，歷史可遠溯至一八六七年，相信是市區之中最早存在的樹木之一。

它能够獲得保留，大概事出偶然。因爲它過於龐大，又沒有經濟價值，所以沒有人把它斬去。

替公園局進行研究的一間顧問公司估計，溫哥華市面所植的樹木，每株價值九百一十元。

詩之歌

姜强國

一種悲哀

縮小於鑲金嵌銀的鏡框
任目光肆虐地掃蕩
神色風流成爲一幅照片
少女成爲發洩的幾眼欲望
前一程萬水千山
後一程千山萬水
你從未想到過會有這種窘境
寬闊的世界竟然轉不過身來

自畫像

野草肆意蔓延，蔓延至天空
忘形成
黑色的雲
野草瘋長，瘋長成沉都的黑森林
忘形成
不屈於命運的悲喜劇
不馴服的草葉被風折斷
飄到臉上擴展爲
浪漫曲
悄然無聲。隱入
冷靜的皺紋
站在海岸
聽浪……夜滿起一片
貝多芬用月光鍍亮的
鋼琴聲，閃金爍銀
問路，石壁冷峻
兩山緊夾晃動的身影
落於背後的故事
無論情節曲折如蛇徑
不屑回憶
到處走
雙脚踏路坦蕩如惠特曼的詩
季節一再冷熱反復
心田橫生大片發瘋的向日葵
欲開放所有成熟的內容
然而，笑容却無法
狂熱地迎向太陽
河水流着不可一勢的個性
仍被山石阻攔而被迫改道
洗那脚印紛亂的視覺
漠那無人的天空
相信誰也不會迷途於
奔海的歷史

從洋浦港看中央權力之爭

遙望神州　許行

今年三月，全國政協召開的時候，科協副主席、民盟成員張維等五位委員，在全體會議上聯合發言，反對國家將海南島的洋浦港低價長期出租給日本熊谷組公司。

洋浦港位於海南島西北，是一個優良的深水港，海南省當局急於想發展海南，擬將洋浦港發展成爲自由港，苦無資金，於是便將洋浦港緊鄰的三十平方公里（四萬五千畝）土地租給日本熊谷組的香港公司。據說，三十平方里面積，相當於半個香港島，每畝租金二千人民幣，共九千萬人民幣。租借期限七十年，如果雙方同意，還可以再延長七十年。張維說，這項擬議還沒有上報國務院批准，海南省主要負責人已透露，今年六月，熊谷組將在洋浦港全面開工。該負責人又說，海南省還準備將另外一百平方公里土地租給其他國家外商。

這一事件的背景非常複雜。據說今年二月，鄧小平已對洋浦港的開放方式表示贊同。鄧小平早已對外表示，要在中國製造幾個香港出來，洋浦港開發爲自由港，就是他的構想之一。那時候趙紫陽還在台上，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和省長梁湘，一般人都認爲是趙紫陽的親信，關係通天。而且趙紫陽還讓他的次子趙二軍在海南出任華海公司副總裁，海南省當局與熊谷組（香港）公司之間的接觸，就是通過華海公司進行的。三、四月間，熊谷組認爲洋浦港開發勢在必行，便向海南當局交了二千五百萬美元徵地費，又在洋浦灣賓館包租了兩層樓，運來六個貨櫃的室內裝修用品和傢俬。但在國務院方面，李鵬認爲洋浦開發可以搞，卻不一定要以目前模式進行，熊谷組承包後還要吸引外資，中國不需要這麼一種中間人。而人大和政協都有人强烈反對租借，認爲這是喪權辱國。

海南省人事複雜，山頭衆多，海關出面將熊谷組六貨櫃貨物扣押。今年四月初，中央高層又有人指令深圳法律專家制訂一部有關洋浦港開發的地方法規，以保證中國對洋浦港的主權，交給熊谷組。熊谷組看了這些條條框框，認爲無法履行從前合同，便不歡而散，停止工作，撤退人員，只剩一位管理人員留守。

六月四日鎮壓學運之後，鄧小平想表示開放政策不變，便關注洋浦港開發問題。於是許士杰和梁湘都奉召回京。當時海南人担心此去兇多吉少，因爲許、梁和趙紫陽關係密切。不久，許、梁先後返海南，人們另有一種解釋，說梁湘是王震三五九旅的老部下，得王震力保。七月中旬，又有報導說，王震不顧李鵬等反對，拍拍胸膛說，要堅決將洋浦港搞下去，要馬上放掉熊谷組被扣押的貨物。王震這樣堅決，背後顯然受到鄧小平的支持。

但七月下旬，又有消息說，梁湘已被軟禁在北京。國務院方面似乎不想在洋浦港開發不開發問題上同王震或鄧小平處於對立地位，卻從梁湘慫恿妻兒官倒入手。目前，監察部已由部長尉建行率領一個專案組去海南調查梁湘情況。在海南，梁湘任用妻子爲海南土地開發建設總公司總經理，給趙紫陽之子的華海公司和習仲勛之子的金島公司以經營特惠，卻擅自於三月間將與李鵬交情深厚的留蘇派常務副省長鮑克明撤職，從深圳調來親信鄒爾康接任。在海南這麼一個地方政權，實際上正反映出中央趙紫陽與李鵬之間權力爭奪的縮影，也反映出王震（鄧小平）與李鵬之間在洋浦港開發問題上的分歧。